

中国首部职业探秘小说

贱业

中国首部职业探秘小说
史上最险恶最变态的职业
最赤裸最原始的挣扎

全在贱业
中国首部职业探秘小说
史上最险恶最变态的职业

最赤裸最原始的挣扎

全在贱业 独家解密

中国首部职业探秘小说

史上最险恶最变态的职业

最赤裸最原始的挣扎

全在贱业 独家解密

董霖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中国首部职业探秘小说

贱业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董霖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董 霖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贱业/董霖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3
ISBN 978-7-5313-3553-5

I. 贱… II. 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3142 号

贱业

责任编辑 王维良 姚宏越
责任校对 史丽华
装帧设计 冯少玲
幅面尺寸 165mm×250mm
字 数 300 千字
印 张 15.75
插 页 2
印 数 1—8000 册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553-5

定价: 25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62237222

自序

“从来没看过这么惊人的故事，绝对是第一次，就是一种强烈的感受。作者像野兽似的写作，作品像魔鬼一般折磨人，就是从骨子里发出的冷气。”这是一个朋友看了《贱业》初稿后，发给我的一条短信。后来他病了一场，我去探望他，他让护士礼貌地把我打发走了，后又发一条短信给我：“住院几天，血压平稳，你就饶了我吧，行不？”

不同身份、欣赏兴趣不同的人看过《贱业》之后产生了相同的反应，那就是毛骨悚然。他们说这是一本不能在入睡前随便看上几页再合上的书，书皮虽然合上了，可是那些狂躁的人物会从书页中挤钻出来，潜入到梦里折腾你。

其后，各自不同的感受亦很强烈。有人感到刺激，针刺骨髓那样的穿透自己；也有人以为蛮神秘的，可以从中搜异猎奇；有的看过之后好一段时间不能从书境中走出来，一位女编辑告诉我，她差一点儿就去看心理医生了。

他们觉得看《贱业》需要攒足了体力，不然就难以承受甚至是难以忍受，他们不禁要问，人怎么可以这样，生存怎么可以这样？

我不是耸人听闻，更不是庸俗的炒作，我只是以一个文人的善意，商劝孩子们不要读这本书，女大学生亦不要读此书，读后沉甸甸的感觉可能很长时间都不能抹掉。那样不好，年轻的女性和孩子们应该轻轻松松，就算有点不成熟，但那正是一种青涩嫩鲜的美丽和美好。就像孩子喜欢童话，女性喜欢化妆，干吗要把他们从童话和美丽的意境中强拉出来呢？

《贱业》是一本可以让能够读它的人自由阅读的书，因为这样的书过去很少见，甚至没见过。不是说它太高明太好了，而是它太不一样了，一模一样是一种标准，不一样更应该是书的标准，不然我们只读一本书就够了。

由于缺少阅读此类作品的经验，反倒让人有了期待，于是读它时没有待在暖洋洋的阅读习惯中徘徊的稳重，而是看着那些文字在狂野，自己也就不

知不觉放开手脚去阅读了。《贱业》还在襁褓中的时候，有人就预测它将来会是个惹事的家伙，也就是说它会引起争议。喜欢它的人会沉醉在那种近得带着呼吸，甚至能体验和忍耐着人物的口香、口臭。虽然情绪躁乱，但是赤裸得如同亲历，作者、读者、人物就像围在一张光光的桌子前喝酒，没有一丁点儿菜末，只有酒，在这种残忍的规则面前，人们品到了原始平等沟通的同时能尽情释放自己对生存的形象，对历史的形象，对人性的形象。

真实如果摆在我们面前，要做的就是面对它，如果真实藏在人类还不知道的地方，那么就需要用想象力去把它们找到。假如我们不会想象，不敢想象，不习惯想象，或者反对想象，那么所谓的真实就只能眼前那么一点点现实了，灵魂的活动空间该有多小啊。

不喜欢《贱业》的朋友读过之后，认为它比较残忍，还有一些龌龊，读了之后要赶紧冲个热水澡，不然就浑身不自在。

有评论者评论我是非典型写作，戏称我是中国第一位非典型作家。原由是我写的书无法丈量，不能给它打上个什么级别的符号，过去的尺子对它根本不起作用。人们的阅读经验也派不上用场，即使是阅读老手，在驾驭《贱业》这匹野马时也不顺手，他们说，它真是野性难驯，读它时就像被扒光了一样，赤裸着面对着同样赤裸的文字。这本书不完全是男人味的，也不完全是女人味的，它还有淡淡的非人味的东西让人回味。

一伙人名字里都有一个怪里怪气的吃字，他们本来待在熟悉的地方蠢蠢欲动，也许想出去只是心动腿不动，一辈子就这么欲动着却永远都不行动。然而有一天，他们不得不行动了，家园变成坟墓，那里只适合死人继续待下去，活人都向外面逃去。吃虎、吃狗、吃烟、吃亏、吃土、吃东西、吃老的、吃骡子、吃驴、吃龙头……这些在同一个起跑线跑出去的人，都跑到了属于自己的特定环境中，遭遇着不同的惊险和灾难。当然也有像《逼成文匪》那般搞出来的乐子，这种乐让人乐过之后不是滋味。《追踪娘娘》让人乐过了之后浑身战栗。《东行的贱客》和《鬼城没面目》写了两种令人惊心的职业，其他故事也都有职业特点，像《迷途的刀郎》《西去断花枪》《失踪的石头人》，职业已经是生存和人性的符号。

职业是每个人最大的私空间，每个人的意义除了体现在家庭上，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上，职业是个人与社会相连的脐带。吃字辈的人同一时间逃出去，一样进了城见到那么多陌生的脸就迷失了自己，他们习惯看熟悉的脸，看见不熟悉的脸晃来晃去就晕城。后来吃字辈的命运有相似之处，也有大不一样的地方，是因为境遇、性格、胆量、学识、品质、兴趣，或者还有更准确的因素？使他们的故事各有不同。

城市是许多人的梦想也是梦魇，职业也是许多人的梦想加梦魇。吃字辈这个有点原始味道的族群，在失去栖息地之后，赤裸裸地去面对美梦和噩梦时，他们准备不足，其实所有人在面对梦想（或噩梦）时都准备不足，这是人性的特点，也可以说是弱点。而就是这些没有生存选择空间的人，给了人性恶的一面以机会，于是才出现了那么多惊人的行当。当人性之恶剧烈挤压人性之弱时，人性也显示了超强的忍耐力。而善良、关怀和爱，这些人性之美，在非常不幸、极其恶劣的境况下，依然开放出凄美的鲜花。

人文关怀渗透骨髓，不如此，人文关怀就只是个概念，至少在许多年轻人的概念库里是这样。也可以说，《贱业》写了愚昧和贫穷的蝴蝶效应，人类随便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都能引起深重的苦难，亦如一个瞎话和盲动让吃字辈吃尽了苦头。假如没有人传说狼窝村四周的山上埋着古墓，假如两条汉子不合娶一个女人，假如狼窝村不是穷得叮当响，那么把时光倒转回去，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就会是另一番景象。一个叫人瞧不起的小村庄变成坟墓，一群叫吃的人跑了出去，就像打开了惊险、苦难、悲哀，也是机会的潘多拉魔盒，吃字辈的人为了一口吃，都干了一些什么呀！叫吃的人逃出去了，他们如何生存下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他们的脚步遍及四处。

生存的变革从悲剧开始，它会以什么结束呢？现在还没有答案，因为吃字辈，和他们的后代还在拼争。花儿还活着，吃字辈的后代也会穿越时空来到我们身边，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完。因为吃人、吃惊、吃苦、吃花等还都下落不明。

2008年10月20日于青岛

目 录

自序 / 001

一、突然就发生了 / 001

狼窝很奇怪 / 001

娶半个妻 / 005

临死想到女人 / 006

大山烂成泥 / 009

二、东行的贱客 / 013

神秘的东城胡同 / 013

弄贱这个活 / 018

贱行帮派 / 022

戒不掉的贱瘾 / 024

干吸活的吃虎 / 027

齐爷做女活 / 030

哥儿俩分半妻 / 032

这个老三 / 034

“顶贱”是啥 / 036

没了，再也没了 / 040

离开了还回来吗 / 043

意料之外的事 / 046

臭了的城 / 049

乱了 / 052

三、鬼城没面目 / 057

有鬼的城 / 057

东城 西城 / 060

上炕再扒皮 / 064

吃死饭 睡死人 / 067

神秘的于宅后院 / 070

替死鬼上路 / 074

马吃回头草 / 078

杀通天老爷 / 081

东城起火 / 084

地下人类 / 087

四、西去断花枪 / 092

皮袄帮 / 092

找花枪 / 096

江南有雨 / 100

试花枪 / 103

验童子 / 105

遇怪匪 / 107

白狼谷 / 110

打盲枪 / 113

神秘镇 / 115

美洞主 / 119

回头枪 / 124

交镖印 / 126

会洋枪 / 129

断花枪 / 134

大戏落幕 / 139

五、迷途的刀郎 / 144

问刀 / 144

遇刀 / 147

藏刀 / 149

带刀 / 153

黑刀 / 156

传刀 / 158

废刀 / 162

葬刀 / 165

六、失踪的石头人 / 170

石头堡 / 170

吃龙头 / 173

石女子 / 176

六太太和七太太 / 177

花鸳和红鸯 / 181

养妖儿 / 184

石头亲 / 187

逃出石头堡 / 189

石头堡不设防 / 191

石头堡陷落 / 192

石头人动手 / 195

石头人的下落 / 197

七、追踪娘娘 / 200

脸 / 200

命 / 203

怪 / 206

奇 / 208

痴 / 209

棍 / 211

徒弟 / 213

变故 / 215

真相 / 217

八、逼成文匪 / 221

人鼠 / 221

人狼 / 226

人猪 / 230

人蛇 / 234

人啊 / 238

三十年后 / 241

后记 / 245

一、突然就发生了

狼窝很奇怪

狼窝是天下第一怪异的地方，那里的男人吃素，女人吃荤，女人不下炕，男人都上房。济南有个贩二手骡马的二流商人江湖名号叫老头瓜，他从岭北的骡马山道悄悄进到狼窝，发现那个地方洞穴多，四处阴冷奇怪，精鬼的老头瓜没敢留宿，丢下两匹瘸骡子连夜潜逃了出去。这个常年在黄河沿岸、岭南岭北贩骡卖马的老手商谋超前，居然撒手放弃了赚现钱的骡马生意，分头在北京、扬州、青岛草组了三个私人探险旅游团。

一百多年前，城里的有钱人就已经腻歪了闹市华街，整天待在城墙里面憋得难受，济南老头瓜瞅准商机下了手，成为定点线路游的开山之祖，他招引游客的噱头是——在原始山林中发现了吃人村。老头瓜的帮随下人听说人吃活人都不敢去那个叫狼窝的地方，老头瓜眨着小眼睛笑嘻嘻地咬他们的耳朵：“啥吃人？骗游的把戏，倒先骗成了你们这窝死棒槌。”

老头瓜在北京组成了一个以八旗子弟为主要成员的贵族团，扬州是以丝绸巨商子弟为主的富人团，添加青岛的洋人团，几十号男女背上十几杆毛瑟枪，乘车乘船和骑骡骑马，分三路奔行狼窝探险猎奇。

这些外埠人刚到狼窝，身上就偷着生出一片片红豆大的紫疙瘩，还起红线，手脚凉麻不灵便，毛瑟枪的枪栓拉不动，照相机失灵，牛肉罐头发馊改味。多精明的人也变得傻乎乎的，前后摸不着头脑，好像突然摔进了深渊遇见一群半人半鬼的人怪，自己的脚没踩在地球上，是踏上了魔域。

狼窝的活人个顶个长着一口锯齿牙，切割东西不用刀具，单使牙齿便可，他们一笑，牙锋如刀刺眼，有一股腥膻气扑鼻呛人。可惜一群人长了好牙却没有好粮食吃，吃不到好粮，人活得几乎走了样，七邪八怪尽出一些下道不着调的事情。那里的人为了记住这个亏，合计着把吃这等大事刻记下来铭示

后代。房山？院墙？树身都不一定能传代，结果大伙觉着唯独把吃存放在名姓里才能够源远流长，于是狼窝人纷纷藏起本家姓，过半人都改姓吃，稀奇古怪的吃姓吃名能吓僵外埠人的舌头。

如吃棺材（官差）、吃白食、吃黑食、吃野食、吃硬、吃软、吃这、吃那、吃不消、吃干饭、吃软饭、吃亏、吃独食、吃有理、吃东西、吃不准、吃相、吃虎、吃心眼、吃没底、吃没够、吃这套、吃骗、吃透、吃毛、吃脚、吃得开、吃出息、吃废、吃火、吃烟、吃后悔、吃老的、吃狗、吃不饱、吃白眼、吃龙头、吃鱼头、吃没头、吃他娘、吃驴、吃耍、吃手艺、吃不了、吃杏、吃盐、吃完、吃假、吃阔、吃麻烦、吃连累、吃回头、吃梦、吃空、吃土、吃骡子、吃不够、吃不悔、吃到底。

这是份残缺的吃名谱，狼窝还有不少叫吃的人未列入其中，另外仅叫吃的，如吃吃、吃一、吃二也没写在粗糙的黄纸上。名字里带吃字的还有许多人，他们没被记录下来，他们那些奇怪的姓名就没有人再去提起了。

那件事发生得太突然，人们做梦都想不到，狼窝只逃走了几十口人，多数人没能离开。叫吃的人整天张着闲口，总也闭不上一张嘴，哪怕是上天堂也是张着一堆空嘴去，后来他们的名字都被刻在了山崖上。

当初，叫吃的一群人笑嘻嘻地说出自己的土名，一点也不难为情，名字后面跟着保密的故事，人人都不轻易说道出来。他们认为叫吃是平常事。吃乃百姓生活中的大事，人间没有比吃不上荤素更要命的事情，有了吃就能活着，就比较踏实，这辈子算是省心的一拨儿。不用费尽心机去寻找饭口，吃得多吃得够、吃得有油有样，嘴上累一辈子，就比手脚忙活，嘴上苦闲要好。

狼窝是藏匿在大山坳子里的一个神秘村，叫吃的人虽然多，可是从街头数到街尾，有粮户没有几个。炊烟没精打采地呼嗒着，叫吃的人缺粮断盐很少说话，狼窝人怕说多了话费力气，反要赔上几碗稀饭。这里静悄悄的就像是一块死地，人们愿意拿眼睛死盯着啥看，手上用力气碾压大腿的骨关节，从骨缝里发出“嘎巴，嘎巴”骨头错位的声音，听了令人毛骨悚然。

狼窝从前不穷，比起临近的燕窝、兔窝、熊窝分毫不差。狼窝人过的日子是隔顿见干饭、天天品盐咸、逢节油解馋。当时狼窝四周有茂密的老松林子围裹着，勤快人采山货打野味都能换盐换粮。可是自从济南老头瓜带了三路探险旅游团进来，狼窝就像一张被捅破的窗户纸，里里外外，好的恶的再也遮挡不住。

开始，狼窝人厌烦，甚至有些仇恨进村的城里人。顶瞧不上的是他们的眼珠子过分活泛，说话声音细得像怀孕的母猫叫，身上通透着一股洋屎味

(香水)。后来，却渐渐陶醉于这些人的高贵气质和闲情逸致中，还喜欢他们身上的挂件，手里使用的新鲜玩意儿。虽然心里还是揣着反感，但是在心的一角已经存了些城市情结，以及盼着和城里人交往的丁点冲动。

狼窝的吃字辈（姓吃的通称）只有几个人进过城，不过是大山沟里的小县城，吃字辈对大城市毫不知晓也没有准备，被北京、扬州、青岛的浪漫气息搞晕了头。当晚狼窝有个叫吃东西的年轻光棍上吊自杀，幸亏绳子糟烂了，人只吊个半死。赶来的人们给他灌了些红糖水问为啥，吃东西说，看见城里的老头儿带着一个小姑娘来游，闲问他这是几孙女，老头儿揽住小姑娘的细腰，亲着嘴儿说，不是孙女，是十姨太太。天爷呀，老得都打晃了，还有年轻的仙女陪着睡觉，咱可正当年呀，却连女人的手脚都没摸过一回哪！比一比还活个啥劲头。老头子还说再过两个月就是他七十大寿，他的第一桩寿礼就是娶进第十一房姨太太，看看人家做回寿添一房，要是能活到一百岁，至少还娶三十房。怪不得咱们连个俊女人的毛都瞧不见，原来好女子都被他们给娶绝户了，咱们活着还有盼头吗？吃东西绝望得拿头直朝土墙上撞，被众人强按住了头。

狼窝村的人过去就爱呆呆地坐着不爱交流，现在开始窃窃私语，他们对钱习惯于近得近花，如今感觉到了钱的长远好处。旅游团进村三天之后丢失一个钱包，两筒罐头，一瓶法国香水。丢客找到老头瓜，老头瓜这才发现狼窝差不多属于三不管地界，没有山警，本村的头人又病着不管事，他破不了案，旅游团炸窝了。老头瓜原以为大家亲临奇异的生活境地，看了野景怪人也就淡忘了吃人村的宣传，可是丢失东西引发了大家对旅游目的追问，此地人有叫吃人、吃心、吃肝的，却没真吃人的。老头瓜无话可说又不敢打官司，只好眨着小眼睛许愿，私了厚赔。老头瓜回到老家济南，见轻岁口的上等骡马几乎赔光，心疼得一口气喘不匀，竟然中风了。

老头瓜的病渐渐好些时，不能长途去贩卖骡马，只能天天在大明湖边钓鱼消气，可是他实在不甘心就此消停，于是卖掉了剩下的骡马，一瘸一拐奔青岛去组团。这一回老头瓜的定点线路游的由头是——狼窝是一座坟墓，那里的人就生活在古墓里，与千年尸体朝夕相处，狼窝村发现了曹操和他情人的暗墓。

老头瓜拼尽老本的这次组团探墓游，没能按照他的算盘珠子朝前滚动，此行没能给老头瓜赚到一个小钱，却给狼窝带来了一场大灾难，让吃字辈从此走上最为凶险的人生道路。

曹操和他情人的暗墓被发现，消息出山口、下河道、传城街，只不过几天时间，平常没人瞧得上一眼的穷地方，一下子被外来人口撑破了肚皮。南

北各路盗墓人马有整队拉上来的，也有先派探子打听消息的，“专业”盗墓手随后跟进，行动低调，避免走漏风声。他们表面装扮成商人和走亲戚的外客以避官府耳目，实际身上都藏着“咔咔”带响儿的顺手硬家什，专等夜深人静去探墓，一心一意要挖拿曹丞相的陪葬。

山上的狼、鹿、兔子和狍子被外来户下了套子逮，还使唤各种毒器追杀，弄到手马上就活剥了皮架在火上烤出油，再撒上大盐粒子和辣椒面儿焙出香味藏好，留着当盗墓的干粮。

山被挖得稀烂，就是闻不着尸体的腐香（盗墓人长期闻腐，嗅觉变异），各路盗墓人把眼珠子瞪出血也没找着通向墓室的墓道，从挖废的盗坑里爬出来都骂曹操狡猾，自叹不是诸葛亮再世难以摸透曹操的阴谋。

传说曹操为自己的阴生修了七十二疑冢，曹操也许相中了北方的辽阔和神秘，以及到处都是处女地，他很有可能避熟就生归阴于此。可是奔来盗墓的一群人连假的也没摸到边，更别说见到一金半银和碎玉巧器，他们拍去手上的干土便骂：这曹贼活的时候奸，死了更他妈的难对付，一帮吃粮喘气的活人愣是玩不过他一具死尸。罢了，收手吧，这曹操妙在名姓上恰又是个大白脸，叫做吃曹吃不着，操心白操心。他妈的，费了小半年的狠工夫，全被这个大白脸给白搭喽。

各路人马骂归骂，临别时还是焚上几炷短香，摆了点吃剩的荤腥嘟囔着：曹丞相您别怪罪，人间聚拢这堆嘴，吃到了谁就是谁，先吃活人后吃鬼。叨咕完了，各收各的家什借着月光散了。

外人走光，狼窝的汉子备好家什复上山狠挖，却发现还有一伙盗墓人偷着返了回来，本地人和外来的都留着心眼儿想独吞财宝，见了面彼此先是有些尴尬，但是很快为争地盘动了家什。外来的盗墓帮伙有备而来，他们端着成排的火铳距离本地人五尺远僵持，这使得狼窝人不能扑上去用牙刀撕咬。外地人开了火，先把本地人撂倒三个，瞄准第四个人时，狼窝人集体跪下服了。

狼窝的汉子没挑过外来户，只能去挖已经被人挖烂的山前和一个小偏坡，外来的盗墓人挖后山及东面的坡。大家挖了埋，埋了再挖，生怕放跑了曹丞相的老底子。几伙人把山挖得更烂，没留下一块好坡，仍不见曹操的影子，这才相信曹丞相确实没来过狼窝，他到底躲藏在哪方杳无踪影千古大觉鬼才知道。狼窝人收手下山，盗墓人收起家什离开，人们好歹死了吃曹的心，想吃出个名堂来，只得去寻找别的路径。

山上没了野兽的踪影，狼窝人就砍树卖柴，整整卖了三年好柴火，狼窝就再也见不着像样的树了。不久狼窝出了怪事，天阴时山上常传来哭泣声，

先是隐隐约约，渐渐清晰了，不是一个人哭，是从各处山洞里传出凄厉的哀鸣。那些洞从前多是狼窝，洞口狭窄，洞内阴森，曾经有人想钻进洞里看究竟是啥在哭，可是探下身子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，弄不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是神是兽？是死是活？人们越想越多，前后都没人敢进洞。

娶半个妻

狼窝的汉子没敢进洞不全是怕撞见什么野怪，还担心处女洞穴阴气大伤了自己的阳元气，虽然裤裆里生个能长又能缩的肉疙瘩只用来撒尿，兴许一辈子也沾不到女人的皮毛，但是狼窝的光棍儿留着青山不死心。

狼窝人没能发上歪财还是穷，这个既穷又寒冷阴湿的地方女人稀少金贵，缺女人的地方永远也不缺光棍儿。每当大挂马车拖着一股霜白烟，接来个软腰子长头发的女人，狼窝的闲人赶紧擦干净堆满泪屎的眼睛去相看，先瞧一瞧相貌，再端详是不是个大屁股的福贵。

女人的身子偏寒经受不起冷，尤其每月都要来身上一回红，到了狼窝爱从月经上生出寒病，自古来到这里的女人多是过客，狼窝不是女人存留的地方。早先留下来的老女人们，如今不少腰驼得脸啃到了地皮，腿弯得走不动路。后来的年轻女人见了她们直心颤，来了月经赶紧兜上棉大裆护着下身，上了炕再也不敢下地。

女人到狼窝儿都馋肉，吃荤不害冷。狼窝的男人为了留住女客，把一点油星都给了娘儿们，爷们儿像和尚改吃素。假如女人肯留下来，叫她自己选婆家，女人见谁家的柴火垛子高就愿意嫁过去，单盼着睡个热炕头，有盆旺火烤手。女人到了狼窝个顶个爱叼杆大烟袋，她们稀罕火，见了火星子就像见了亲人。要是受不了烟呛就塞烟袋锅里一把干菜叶子或豆角秧子，不为了过瘾就为了瞧见火苗暖和不想娘家。

光棍儿汉不见女人不犯愁，偏偏邻居家的热炕头上盘腿坐着叼大烟袋的软腰子，过几天又可能有人领回来女人显摆。这下子光棍儿们可上火了，一样吃不到好粮，人家能娶上女人，自己只睡空被窝能活活气死。狼窝的光棍儿上吊和吃浆毒死的越来越多，不想死的就熬着，熬不住就上房，盼着天上有个扇偏门打开。

白天不见人，夜里痴望天，日子偷偷地往前走。不久，狼窝出现了娶半妻的偏邪事，有些人合伙用大挂马车趁夜接来女人哄着上炕，也就是两汉娶

一女，把女人分两半，俩男人各有半个身子。长辈知道了骂他们不要脸，可是硬生生地拦着哪拦得住，青筋暴凸的光棍儿汉子就剩下一身蛮力气，手上浑得没尺寸，连自己都想杀何况杀个别人。谁敢多嘴，光棍汉夜里上谁家的房顶，揭开房盖打石头砸被窝。

来狼窝的女人都是稀罕物，生得细嫩，眉眼清楚，加上屁股圆得像个磨盘似的女人能牵上一头大骡子，再拖走一车粮食。生得黑糙点，身子又没显出好形状的也能给娘家送回去一份彩礼。狼窝缺女人，什么样的女人来到狼窝都有身价，在别的地方损了名声的、坏了身子的，就连毁了容貌的女人没办法时都奔狼窝来寻出路。

狼窝的汉子长年累月就盘算着跟谁合钱凑够一份财礼，早点娶回半个妻子。大姑娘不敢想，还能怀胎生养的寡妇，逃荒在外的野女人都不嫌弃，关键是把人娶到炕头上，钻被窝时不再前胸后背两面都贴凉。找不到合娶人，就惦记带夫出嫁的娘儿们，这样的女人一点也不在乎迎娶方的长相，有眼前的吃住就答应。因为陪嫁男人多数身上缠着重病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两口子才走这条窄路。

合娶的门缝儿一开启，稀奇古怪的事层出不穷，狼窝人见怪不怪，品尝着酸馊的人间滋味。谁家闹喜事，旁人总要问一嘴大娶小娶。大娶是娶正妻，小娶是娶半妻。个别有粮户能娶起整房媳妇的也不大娶了，掐指算计跟别人搭伙合娶半妻能省下不少财礼，他们觉得这样合算。

狼窝人相亲，相看女人也相看女人身旁的男人，先到的男人站在女人左侧，耷拉着两只空手望天不吱声。过日子女人要紧，摸一摸联房男人的性情更重要，不管是同地界的还是外来的，两个男人夹着一个女人吃饭睡觉，这半个丈夫和那半个丈夫对了撇子才算妥帖，否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临死想到女人

起先狼窝的光棍儿重名声，大家不敢乱来，可是光棍儿们越来越穷，离着女人也就越来越远。这时候大城市的游客进到狼窝，村人开了眼界，他们对生活的要求非往日可比，再也不想糊涂地干熬一辈子，光棍儿们想尝到女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生活的滋味中最主要的就是女人，女人也可以说是男人的命，狼窝人觉得没跟女人睡过觉的男人，和没跟男人睡过觉的女人都算白活，出家人另说。

狼窝人知道富人越娶越多，妻妾排列成行，他们真着急了，头顶起脓包，后腰生疮疤。女人又不是韭菜割了一茬再长一茬，男女都是搭配着降生人间，财主豪娶，把如花似玉的好女子都收进了宅院，光棍儿们的希望彻底掐灭了，再加上发生在村里的那件事的强烈刺激，狼窝的光棍儿从心根上发狠——不能再等下去了。

光棍儿用娶半妻对付富人的妻妾满堂，与其说是对付，不如说是妥协，两手空空的光棍儿挑不过高墙三丈的富人，就把能耐都施用在俗规清戒上，他们将村人视为珍宝的戒律撕烂，自觉身上有了魔力，娶半妻时一点也不怕人言议论。

狼窝有个最年长的光棍儿，他临死前回光返照般地爬起来，村人抹着眼泪说：“想吃啥香的辣的都给你满足，吃美了好上路。”

百岁光棍儿流着眼泪说：“俺吃了一百年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想再吃了，俺就想吃口女人的香香。”

四周的人听了这话，呆愣！惊诧！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个受人尊敬的长者，守身如玉的老光棍头儿，平常的日子里从来不谈色，也没直勾勾地瞅过哪个女人的后腰背影，表现得对女人毫无兴趣。村里的小光棍儿和中不溜光棍儿熬不住时，村人便举其说道理：看看人家老光棍儿，一百年不放炮不也憋住啦？人家还憋得红光满面，长命百岁受人尊敬哩。于是众光棍儿羞愧不已，自责不能像老光棍儿那么坚定，女人算个啥，离了你们的臭脊背还不活了咋的？从此光棍儿们便以憋着、憋得住、憋得长久作为好汉的硬指标。

眼下老光棍儿差一点就完美了，蹬一蹬腿一闭眼马上就成神，可是当着这么多村里的晚辈人，留给人间的告别话竟是让男人女人都脸红的春话。他是说走嘴了？也许是老糊涂了吧。可是老光棍儿眨着充满期待的小眼睛，好像比八十岁那阵子还清醒。

狼窝有规矩，人死前最后一个要求无论如何也得满足，否则死魂灵不出门，会闹下灾难。

有头有脸的村人围在一块堆儿发愁，这件事实在棘手，与老光棍儿同辈的人都死光了，余下的全是他的后辈，就是有豁出去想陪他睡觉的娘儿们，叔叔大爷地叫着，差着辈分也不符合伦常。再说睡觉不比别的，睡一次等于睡了一辈子。有夫的媳妇不能上炕钻进别人的被窝，没主的寡妇也不能白陪人睡觉，总得有个名分才行，可是老光棍儿穷得根毛没有，供不起名分。

别的事情都好办，就睡觉这事难办，干啥事似乎都能马马虎虎，单是睡觉马虎不得，男人和女人的皮肉一沾上就算惊了天动了地，不再是自己的小

事，而是全体村民的大事。如果睡错了、睡得委屈、睡出了麻烦，大家都委屈难受，麻烦是大家的，相当于被睡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全村的男女老少。

村内睡觉行不通，大家就凑了钱派腿快的到邻村请开暗门卖睡的小白脚来，把球踢给别人是个解决难题的好办法。

没想到这个外号叫小白脚的女人听说陪死睡，给多少钱也不答应，还没个劝头。她说：“说啥俺也不能接下这一睡，你们那个一百年都没打响的老山炮，要是放出炮来还不把人活活给打死呀，哪个娘儿们的身子能承受得住啊？再说死人都是干净走，多少天不吃不喝也要拉撒一大堆屎尿，倒的都是老底子，这老童子攒了一百年的精气，一家伙蹦泻出来不淹了大炕才怪哩，俺可不敢去陪这个睡。”

买不来睡，村人被逼出来一个新招儿。不过年，狼窝破例杀了大牲畜，被收拾的是一头中岁口的花母猪，很快刮干净毛，叫来手巧的人量着女人的身体编了个草人，再把弄干净的鲜猪皮缝在草人的身上，抹上荤油敷上香粉晾干，随后把香喷喷的猪皮美人抱上老光棍儿的土炕。

老光棍儿滴米不进正张着口喘气，眼睛模糊得看不清东西，听人在耳边喊：“奶奶来了，奶奶来了。”

他豁出气力去摸，一上手摸到细滑的猪皮扑哧笑了。他伸出另一手给众人，有人趴下问要啥，老光棍儿……支支吾吾说要吃，村人问，不是不想吃粮吗？老光棍儿支吾说：“吃了粮有力气好吃香……”然后他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闹着要活命，不想躺着等死。

老光棍儿强撑着吃了东西又吃些汤药，果然添了些气力，摸着猪皮美人又活了两天。第三天上午太阳一出来，猪皮开始变硬发臭，摸在上面黏手，小屋里臭气熏天待不住人，老光棍儿用最后的力气咳嗽着，撑着啐了一口痰，嘴里不住地往外吐一些含糊的话，谁也没听懂他说些什么，没过中午就咽了气。

也许老光棍儿最后识破了真假，他死的时候半睁眼，村人猜说死魂灵可能没出村，要不狼窝村从那时候起怎么怪事不断哪？

发生的头一件怪事就是光棍儿汉子疯乱合娶，开始是娶半妻，后来凑不够财礼的光棍儿偷偷地下手众娶。众娶就是一群汉子合钱娶一个女人，大家排成行都是丈夫，进到这样窝里的女人无论多强壮，不过半年都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。

偷娶乱妻的光棍儿们闹腾得吓人，他们个个眼睛血红就像恶狼附体。光棍儿们咬牙切齿地对村人说：“这辈子宁可得到女人的一只脚半条腿，也不他妈的临死去摸猪皮抱死肉，臭烘烘地上路归西。”

光棍儿们发了狠，合娶从此不再是背地里的事，在狼窝变成正常的明娶。合娶的汉子都争着要屁股大的女人，他们朝大屁股女人叫福贵，狼窝人以为女子的屁股宽大，人便厚道能容两汉甚至多汉，况且还压炕能生养。

在狼窝亲哥儿俩合娶一个女人的也不少，哥不叫弟媳，弟不称嫂子，都叫老三。外姓人娶半妻，爷们儿按岁数行一行二，女人比男人岁数大也叫老三，乱娶的窝不管炕上有几条汉子，女人还是老三。

老三闲在家里不用下地干活，她们爱唠嗑，盘腿坐炕头上叼着烟袋，唠到伤心处紧吧嗒几口烟不掉泪，她们命苦，眼窝里存的泪水早就流干了。

嫁到狼窝的老三都能给娘家赚回一份财礼，可是娘家收了礼再不愿意同她们联系，怕两汉妻传出去丢人败俗。老三的身后没娘家人惦记，身处异乡冷热只有自己掂量，想娘家了就哼唱几口儿时的乡歌，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，老三们个个的眼神空落落的。

老三死了就葬在狼窝，她们活着回不了娘家，死了就更回不去了，老三的坟在狼窝的北山坡上连成了一片。

大山烂成泥

京城里的皇上一哭，偏远的狼窝准涝，那才怪呢。也不知道犯了什么邪，皇上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个地界叫狼窝，狼窝的命运却倚仗皇上的心情。

这一年给那些外国人赔的银子太邪乎了，可能皇上早晚多掉了几滴窝囊泪，狼窝就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涝，连雨天下得村人昏昏沉沉跟死人一个样。

这天下午，拧不干甩不净的赖皮雨忽然停住了。躲过猎杀的一匹老狼狐从隐蔽的洞缝里钻出来，抖搂潮乎乎的皮毛，一双烂眼回望苍凉的村庄。狼狐凄厉地嗥叫一声，撒开四条风湿变形的残腿，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山谷中。

雨又下起来，一声闷雷狠狠砸在狼窝的上空，突然烂透的山坡就像散了黄的鸡蛋，连泥土带石头没头没脸地扑摊下来。此刻被阴雨天浸渍得浑身酸懒的村人都在睡觉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硬邦邦耸立了多少辈子的大山，垮塌下来就是眨眼间的事情。

一村人差不多全被活埋了，他们还没搞清楚这个祸叫泥石流就蹬腿死了。这几天大雨隔着不能下地干活，为了省点粮食，家家户户免去了早饭和午饭，一天到晚老少就吃一顿稀饭，结果叫吃的都是饿着肚子，满嘴空空走的。